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答問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守約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通鑑答問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通鑑答問五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此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種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終於漢元帝葢未成之本也其書以通鑑問答為名而多涉於朱子綱目葢綱目本因通鑑而作故應麟

所論出入於二書之間其所評隲惟漢高白帝子事以為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條疑誤採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帝過魯祀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真儒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乃反稱仁及天下與應麟所著他書殊不相類其真贋蓋不可知或王厚孫刻玉海時僞作此

編以附其祖於道學歘然別無顯證無由確

驗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詭於正可矣乾隆

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通鑑答問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

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弒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删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徇貨利以斁彝

倫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貶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遏人欲於横流存

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馬天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莊僖之始亂而慨咸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書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為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編年參以

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朱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二臣内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

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茍能執崔杼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臨

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一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為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既以重獎亂人弑君不誅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簒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早辨朱子所謂先幾

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顓晉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為卿首之曽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瑶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

後成子哀始為卿哀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

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而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

智瑶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銅枓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瑶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為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為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

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
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為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
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
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翦除凡為孝悌
忠信為禮義廉耻為剛毅木訥為寛大樂易為喻義之
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
凡為邪說暴行為貪惏忿戾為巧言令色為操切刻薄
為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

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福禍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審好惡方為有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毁而公室彊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

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簒魯夫子之功也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為董卓之郿塢王敦桓温之姑孰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户輕税此田氏行私恩收民心之術也繩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鞅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孤其君豈曰能賢莊子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世從其惡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斯言非爲季氏所以儆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不奪不釐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若贅斿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

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于鞌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丘人之詬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瑶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慠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耻以有為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兎協以誅我未可測也而瑶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

智國之言荀瑶不能用而載在簡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為過戲者有心而為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逹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

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釁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灉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

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曽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横之

徙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頹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尾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祇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與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舜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

馬攸用鄭舒以三雋才而亡荀瑶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馬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儇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内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强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豈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為君子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棄忠信捐廉耻終為小人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乆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善真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
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為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

稱子方之為人孟子云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為審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据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

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為擊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禄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

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白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豈特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

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或曰鐘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黄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黄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謂

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以周官
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然則諸侯南面不
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曰歌鍾二肆則十
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樂右五鍾謂林鍾至
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
欲下高則柔而不攝下則剛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
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
曰天子之禮御瞽幾聲之上下瞽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為

以守至正諸侯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有瞽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吕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瞽師之所察非人君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曠也太師也不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矣耳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宫為君而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虚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法也

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成也李克辭不别白意有涵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悦既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夏傳曽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温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

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為

文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

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吴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内吴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為二塗知吴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絶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

迂闊之空言其源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别録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為

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旣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爲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感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爲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

志自春秋時列國相欺詐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矇賂宋而師慧謂朝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者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畨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薫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氷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

之晉吾君趙之大夫也公仲連虛心以從晉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為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進盡忠言為攸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

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防孰敢齒馬蹵芻者矧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虢山崩壅河

或問虢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虢諸侯眎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虢山崩周寖微寖滅不可支矣虢山在今陝州陜縣臨黄河是時屬魏為河西

之地魏將為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為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綱常淪斁人紀不立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為諸侯王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恒而哀

公不從弑逆之罪不誅簒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簒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彊國七大夫之簒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

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與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于已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

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狡焉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甞學于曾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罃與公子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無獨斯畏德義不修孰大於是豈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

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蹻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於宣宗以未建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閱歸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譖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

計而虛言自矜未可以為信也

烈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虔分智氏之地獨取成皐郔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皐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皐失巖邑之險其能國乎韓之

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然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絶矣取陽城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皐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既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

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没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峥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絶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葦籲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

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翦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薙氏之薅草拍翳之祀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虐燄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葢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寛克仁彰

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三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彗見

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羲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擄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别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鉏取帚色父誶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

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亷恥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冑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静生民之業而井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茍賤而為秦之士吏叨憒而為秦之

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干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礉少恩鼂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峭直刻深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

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斨民命之蟊賊人心之蟊賊邪説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强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前鼂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絶其道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余懼學者夸昭侯而慕李斯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曰不為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充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爭不息惟

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絶響孟子不得不拔本塞源深排而力闢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饜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之良心利者良心之稂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特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者亦鮮焉仁義有天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頽風靡合汙自賤庿恥道喪雖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黜以

為灰塵記曰人化物言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利為小人為善則舜之徒為利則蹠之徒人之為人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乎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河南之福昌縣東崤澠洛邑澠池二殽皆在境内韓之阨

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
舉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競
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
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頹猶畏君臣之分而不敢謀
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十三年天子賀秦
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武胙於是秦哆然自
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靚之五
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罷狐之遷而三川之菑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絶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效則上郡絶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從横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

噫周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幽之亡以戎報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皆僭王者也列國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

一年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葢衰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為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轂宜濛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云者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為霸者之始令也齊魏之相王是為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至是而極中夏胥為夷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志驕氣盈猶以王為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

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披披籍籍至始皇而未止亂愈惡熟至漢而後定嘗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

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説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説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説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聽之必先為衡説以噬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説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蘇秦之説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為迂然仁義之交為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為湯武彼為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興楚至彊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

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于漢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為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靚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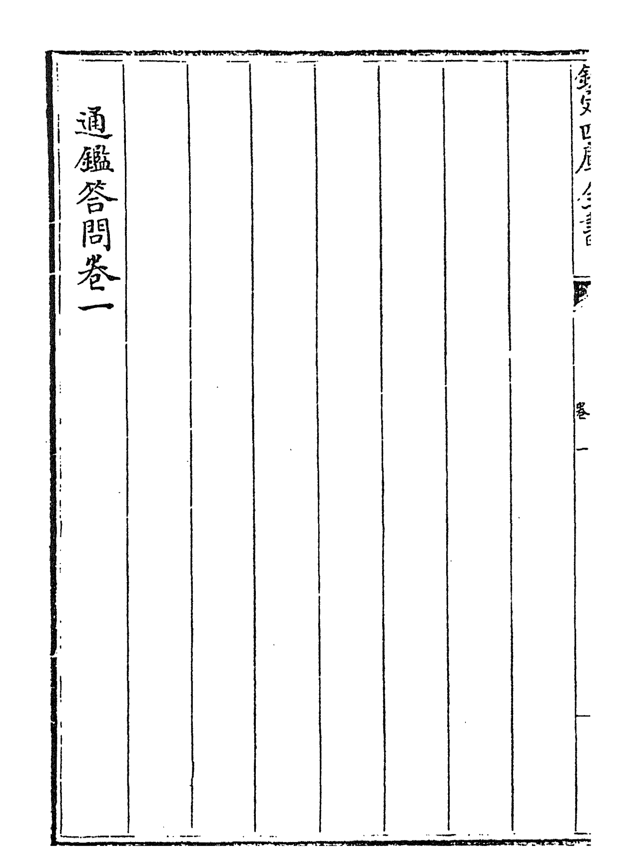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賢

而藏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為盟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為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臧矣近而七國遠而江黄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秦為不道搁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冡君修爾車馬儆爾師徒式遏亂畧以世家攷之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擊六國六國兵皆

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攷之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楚懷視齊桓之霸不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蘇秦視管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黄之來會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六雄如連雞不俱棲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誑於魏

衡人之説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楚懐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之誘辱身僨國自蹈危亡况能主從約哉善用之則師直為壮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為亂雖九國無能為



通鑑答問卷一

通鑑答問卷二

宋 王應麟 撰

赧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爲之平王忘讎而戍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文

侯之命無哀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為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强齊雪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衷以位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徼虚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拾徠感動而真賢為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為昭王蓋庶幾焉

魏冉為政威震秦國

或問秦彊大之國權移於魏冄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形勢之彊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修此三者唯蠶食六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釁稔於閨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冄是為穰侯昭襄母羋氏之異父弟也魏冄挾戚黨之威熏轑一國勢若探湯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

弟皆殄滅之芊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莽不唯冉之無君而碁嬴不善之報亦彰彰矣它日范雎之說行逐冉於關外獲全要領幸也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賞私勞叔孫昭子所以為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弒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為亂臣賊子之戒何取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

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為墟兩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槩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歆賣宗國以徼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耻也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瀾倒殉利

者為是死義者為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豈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為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予太子獻地歸為王齊使車五十乘

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

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以厥庶民缺

遂之四氏皆大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雎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毋西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雎以為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住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臣也昭雎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雎之

謀也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為楚將猶能為國效死至漢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誨盜黨賊為斧斤以斷其國利菑樂亡恬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諫以止公子章田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

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奚齊卓子之傅肥義為子何之傅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訾乎初公子成之不肯變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

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冥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沙丘之弑主父與李兊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彊而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缺 四旅足以殲缺 撥亂之志缺 何事不

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誤懐王者以為令尹信讒慝遠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耻乎楚人憐懐王如悲親戚頃襄為人子當寢苫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修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

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須襄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貽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侯

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黄二國書滅胡氏謂得正而斃焉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世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處之

盖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强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滕最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

知當文公之時鰥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效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滕滅於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余懼或者謂為善之無益而怠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邁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

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耻於齊而繫宮師騶衍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僊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此復雠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脅以屠邑式商容閭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於燕昭王叔齊擄獲以歸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

伐燕毁其宗廟遷其重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敎不鑒馬使騎刦不代將毅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其子即墨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二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

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將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犇趙

或曰樂毅之犇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薄彛倫斁士會晉之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撓史駢之謀譎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儔又奚責焉君臣之典叙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横汙賤反覆樗里疾甘茂向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剏造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

以為常漢末袁渙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聞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大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殆非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彊禮義廉耻以為固不以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

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噫春秋書敗以懲不武書叛以懲不軌甚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䏚然一布衣不食齊禄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凡折圭儋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枕戈以殄殲乃雖蠋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大夫而

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尊名節崇禮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矜於葵丘而叛者九國晉悼怠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狃於蒲騷之後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鬬伯比宋義知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為用有一驕心則其氣

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箕黄金横帶其外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澹焉若愚所以為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為大勇也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鋭無敵於天下矣於狄乎何有蘇氏

曰為將之道必先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頴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羣蠻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遂滅庸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君克勤以修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舟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鄀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修其政故能復舊都蓋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修之有道也頃襄忘讎翫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侍
其國大不恤其政羣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
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怠荒君臣
之驕惡於斯可見其失國逋竄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
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
疎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
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以
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獻漢

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鄢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遂拔郢藩籬已壞堂奥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既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投踞塞之外其三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睢說秦王

或問范睢信為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戒

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遣縁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觀范睢言穰侯無君而逐之未為過也薦用白起之功未足以贖弑惠文后

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為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也子不可以絶母雎豈不媿顈考叔茅焦乎昭襄不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黄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黄歇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為

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昔者楚有鬬子文蔿敖子囊子木為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彊諸侯服焉頃襄去郢瀕於危亡考烈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黄歇挾功震主既得淮北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持其權陰凝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

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吳陰為竊國之謀芊變為黃亂臣賊子所未為而歇為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為其蘭陵令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輸春申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既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之嗣鬻熊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為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瀾張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鬬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況孔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荀卿嘗入秦

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趨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牙於此時詩書雖未焚而棄禮義捐廉耻無復詩書之化豈鎬忠厚之俗一變而為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聖賢未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弗墜謹進退嚴辭受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郤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鄢郢
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獻邑于秦自保其
國猶懼弗能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議從久
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劒激之從約始定曩者
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關不進今以羔犢之
楚欲扞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王齕則非
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擊矣問之
韓則上黨路絶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救而欲帝秦矣

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儻無魏公子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説之虚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嘗謂毛遂片古之彊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杜郵之劒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吕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吴起商鞅

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最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雎以戮之為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為之者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以為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

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有容民畜衆之徳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

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

或問周將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謂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去秦為從則赧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赧王之計謂坐以待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貳此謂王倍

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存君臣之分朱子綱目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晉二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彊畏大義而不敢犯秦為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絶始皇稱帝以前海内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髙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此赧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

者生於豈沛天厭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
俾作民主吁此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雎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雖
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也以
寵利居成功伊尹耻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臣進退
之瀍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房玄齡不吝

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也賈生曰夸者死權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雎鑒于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蝂負而躓蝸升而枯彼鄙家覆餗

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存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蓋不常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之也楚考

烈之八年黄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取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已亡至是并莒奪之黄歇封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文物之所萃也不𦍒歇始率戎蠻以揃刈之東周亡而栢翳之秦為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為黄二盜臣亦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

亡奚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離其君臣之計　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勝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君

之不明歟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厲亷耻
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亷耻興焉世之亂也寵賂
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修兵甲之不多而在上
無禮下無學不肩好貨無總于貨寶書之所戒也亶侯
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郜鼎歸衞寶范鞅賂而
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之所貶也陵夷至
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子曰利吾國而已蘇
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

孫開之間田忌則以金馮旦之間昌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温囿又以金利欲横流趨者瀾倒此秦之計謀所以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彊志守度而便嬖不能惑其臣公爾忘私洒濯其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斯尉繚之策將馬用之噫郭開后勝之徒為身而不為國也國為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豨將皆用此術人心不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

國之存亡在禮義廉耻秦之滅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漢之滅楚不過用四萬金可以得志矣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來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讒廢趙有李牧嘗敗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楚有項燕世

為楚將陳勝吴廣假其名起事猶足以係民心齊有即墨大夫請因三晉鄢郢之臣收晉楚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焉韓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荆軻之淺謀欲以一匕首斃始皇二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張子房猶為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韓廣臧荼為王皆非燕之裔冑蓋秦以太子丹之故盡殲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郤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

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意千載之下猶疾始皇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為至當曰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變貫

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牛

羊用人比屋思亂大澤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鞠為盜藪守令之權奪於宼絅泗川之壯南陽之齮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稽之通莫保要領如木無根風搖斯拔重以隳名城決隄防易之設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為固秦無一焉一旦魚爛瓦解宇内橫潰闌門無結草之限藩垣無折栁之禦豪俊糜沸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昔者殷革夏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

之弊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㓂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秦為公天下是謦欬跖為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為隱覈其然乎曰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秋時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税

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
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田子産使田有
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使齊之封内盡
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内政陸阜陵
墐井田疇均楚蔿掩書土田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
潦偃豬原防隰臯衍沃為九等亦頗改周典之舊矣逮
至戰國兵農寖分魏李悝盡地力惟富彊是務三晉地
狭民貧草不盡墾孟子言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為迂滕

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六雄爭强國皆異政用兵塗炭而田無常主避地流離而户無土著是以為自實之令以杞其欺非但秦民兼并之弊也周制步百為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蓋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故以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収太半之賦田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箕斂黎元蒿焉忘樂生之心適戍之徒鉏耰白梃望屋而食守令不能禁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域民十夫有溝不檢

斂而正八家同井不按比而均閭里有版經收有數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程子曰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聚斂之臣猶有宇文融之括羨田呂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襲暴秦也

燒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孟子也

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絶之然則荀卿絶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李斯問秦四世有勝兵强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秦法為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戎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

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眞以詩書禮樂為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相缺諱儒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缺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

者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盜滅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逃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矣浮丘伯所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張蒼所傳是為左氏

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爲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屨爲譏哉

阬諸生

或曰秦既燒詩書黜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阬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藥二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爲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儒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諛滿耳虛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蘇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阬儒始矣博士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為儒者影滅迹絶兩生隱于魯四皓遯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董公名平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居鄴高陽智謀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諂諛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禮由伏之口制竇之心秦之法令

不能禁也誹謗訞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大夫當如此之志吳中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壟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督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訞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之一語始皇亦愚矣哉

二世

更為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中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自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攟摭秦法而已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猜禍吏有撟虔吏有敢

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吏焉吏以治得民果如是乎鼂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䟽皆危外内咸怨蓋不仁之禍自䟽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夷之事見當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秦以不仁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苛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

猶以法律為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吴廣起兵於蘄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蒙更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為過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

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吕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條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誅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吁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匈奴攘之却之不知小民之為敵讎所慮者豪傑

誅之徒之不知豪傑之在畎畝不寧唯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諫遒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鉞箝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鬱之於心是以一箝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耆耳目塞禁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或曰通鑑削去怪神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為赤

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曷爲載之綱目亦存而弗削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怪則曾魚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吾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爲水德而尚黑焉在其爲白帝子也不取始皇之尚黑而取獻公之雨金不幾於傅會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見遂用土德議改服

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黄數用五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曷為文武之時羣臣不以為言也文勝質則史其出於史官之增飾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崇赤伏於是始改西都末有此說也蓋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爾或曰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偽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事猶周之赤烏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班固奚諬馬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

三老仁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為邵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起田野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但稱斷蛇著符繆矣

周市迎魏公子甯陵君咎立為王

或問周市其有張子房之心乎曰君臣之義天典民彝也夏臣靡之立少康台穆公之以子代宣王可謂忠之盛矣太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節義之士豈少哉六國之君拱手于秦始皇自矜其功曰烹滅彊暴其臣

視秦所謂茹肝涉血之仇也大澤一呼六國再立若魏周市之立甯陵君咎韓張良之立横陽君成其忠相似也而事有難易焉横陽之立也良一説項梁即從其言則其功易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終辭之其志之堅若此迎甯陵君於陳五反而後陳王遣之虛位四月立以為王其力之艱若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歟章邯破魏周市死之臣死於義也魏王咎為

民約降既全具民而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偉哉厥後晉閻鼎之奉秦王業梁王琳之奉永嘉王莊其聞周市之風而興起者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天也其心則對越在天而無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若周市稱者鮮焉余是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鑑答問卷二